

磨砺锋刃

■邵博康 张石水



贺兰山麓，夜色如墨。陆军某旅“魔鬼周”训练正酣。

“这次可能要撑不住了……”看见二小队队员们大口吃着干粮，一小队队长邵帅飞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。

此前，他和队友们已连续进行了20多小时的高强度训练。等他们艰难挺到补给点，却因为夜间渗透行军科目成绩落后，失去了领取补给的资格。

此时此刻，除了水壶里咣当作响的半壶水，他们再没有别的补给。可接下来，他们还有考验要面对。

时间回转至前一晚8点整，他和队友们从枪声中惊醒。教练员鲁文博手握喇叭冲他们大喊：“在这场‘魔鬼周’里，你们没有姓名，没有军衔，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眼前的‘敌人’！”

“魔鬼周”中的“魔鬼”是谁？是无情的教练员，是恶劣的训练环境，是艰难的作战任务，也是面对艰难挫折时，想要退缩的自己。

以小队长身份参与“魔鬼周”，邵帅飞压力很大。与以往训练有素、配合默契的特战小队不同，这次训练上级别要求临时抽组人员。这支队伍是由8名年轻排长临时组成，他们军事素质参差不齐，互相认识还不到一周。

第一天，通往“猎人基地”有一条400米的必经之路，他们用了近1个小时才全员抵达——人均负重25公斤以上，低姿匍匐、熊爬、眩晕滚……“套餐”项目一个接一个，途中稍有疏忽，就会被教练员拖回50米重新来过。

进入基地后，小队被要求将装满沙箱的两辆猛士车推行2公里。邵帅飞一边奋力推着车身，一边不停地给大伙打气。

空中传来几声惊雷，暴雨随即落下。雨水打湿他们的背囊，负重变得愈加沉重。行程刚刚过半，可挎包里的干粮快被泡发了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吃了那仅有的干粮。

此时，少尉队员苗壮由于关节炎复

发，左小腿没了知觉，身上的背囊也压得他直不起腰，整个人摇摇晃晃。邵帅飞拽着他向前，可越是拽着他，他心里就越是要焦躁。

“别拽我，我走不动了，你们先走吧。”他一把将邵帅飞的手甩开，停在原地喘息不止。整个小队都停了下来，每个人脸上都神色沉重。

“不能放弃，把你的装备给我！”女队员王玉妩走上前，伸手要卸苗壮的装备。这是王玉妩第一次参与“魔鬼周”。考虑到她是女兵，出发时，邵帅飞只让她背了小队的望远镜和一把步枪。

此刻，看到即将被伤痛压垮的队友，她主动站出来要分担负重。

“背囊给我！”少尉队员窦伟民抓起苗壮的背囊扛在肩上，“如果在这里放弃，你会后悔的！”说罢，他转过身去，继续行进。

看着窦伟民的背影，苗壮决定咬牙坚持。尽管拼命奔跑，他们最终还是以4分钟的时间差打败了二小队，失去了在补给点领取干粮的资格。

二

饥饿后的泥潭行军又是新的考验。这是一条10公里长的灌溉渠，淤泥没过膝盖，每走一步都要把脚从深深的淤泥里拔出来。其中还有低矮的桥洞，队员们必须俯下身子爬过去。

三

这段路，他们花了6个多小时才走出来。当大家快要通过桥洞时，一旁“观战”的教练员鲁文博将一枚催泪弹扔了进去。烟雾中，邵帅飞不小心摔倒在泥潭里。扑面而来的恶臭熏得邵帅飞睁不开眼，他吼道：“快，和我一起爬出去！”

前后左右都是烟雾，只要看到有人稍微靠近路基，鲁文博就用竹竿把他们戳回去。

邵帅飞和队员们机械地爬动，咬牙坚持着，终于爬出泥潭。

伴着降临的夜幕，隐蔽伪装课目开始了——队员们在教练员指定区域内进行潜伏，规定时间内不被发现即为通过；若被发现就会变成“俘虏”，遭到残酷“审讯”。

队员们潜伏就位，鲁文博行走在荆棘林中，开始搜索，“我看到你了，出来！”众人的心悬到嗓子眼，不敢发出半点动静。

见使诈不成，鲁文博拉开一枚催泪

弹，朝一处泥潭扔去，瓦斯气体瞬间弥漫开来。

潜伏在草丛中的窦伟民心下暗惊：不好！王玉妩就在那个位置。

催泪弹落在距王玉妩不足半米的地方。不到5秒钟，她就开始涕泗横流，嗓子火辣辣的，可她仍纹丝不动。1分钟后，接触到瓦斯气体的皮肤奇痒难忍，她咬牙忍耐着。见瓦斯气体没有消除的迹象，王玉妩索性一头扎进泥水中，以减少气体吸入。

“特种兵，就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血性胆气！”看瓦斯气体随风散去，没有人暴露，鲁文博满意地点头说道。

隐蔽伪装课目的成功，让一小队看到了希望——触底反弹的时候就要到了！

三

拂晓时分，气温不到10摄氏度。小队成员被要求潜入水深到大腿的泥塘内，进行抗寒训练。

寒风掠过，他们被冻得浑身发抖。邵帅飞给队员们讲笑话分散注意，窦伟民将淤泥翻起，挖出几条乌黑的泥鳅。已经一天没有进食的队员们，终于吃了顿“野味”早餐。

“冲啊，冲过前面的障碍区！”经过一次次摔打磨合，队员们越来越默契。大家合理分配体力，共同搬运圆木和弹药箱越过障碍。

他们携手并进、迅速奔袭，赶在二小队之前，率先抵达了宿营地。

最后一天傍晚，枪声划破丛林的宁静，一场“营救行动”被安排在“猎人基地”。

低矮的灌木丛荆棘密布，队员裸露的皮肤被划出道道血口。在带领队员追击“逃敌”时，邵帅飞不慎被绊倒，崴伤了脚踝。一时间，伤痛、饥饿、疲惫一起涌来——他的身体已至极限。

“哪怕就剩最后一口气，也不能停下脚步！”他咬紧牙关，又站了起来。

最终，队员们相互搀扶，勇敢走出了这片挑战重重的训练场——尽管一次次被打破希望，一次次遭遇挑战，这支临时组建的特战小队，还是硬生生挺过了这次“魔鬼周”。

汗水冲开油彩，胜利的笑容绽放在每一名队员脸上，时间仿佛定格在此刻。远处的贺兰山上，一轮浑圆的落日悬挂天际。“猎人基地”里，狼烟又起，正直刺向昏黄的天空。

见使诈不成，鲁文博拉开一枚催泪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从西藏山南市区到日当镇需要翻越两座雪山。在日当镇休整后，我们前往错那市。道路在山间盘绕，曲折蜿蜒，海拔直上几千米，又急转直下，植被也随海拔的变化而稀疏，时而茂盛。

时间仿佛慢了下来。路边寺院飞檐上的风铃声和城镇日常的喧嚣声都逐渐远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山口草原呼啸的风声和因海拔变化造成的耳鸣。来到高原，体力消耗明显比在平原地区大得多，我开始出现头晕、气喘的症状。不同体质的人高反症状或轻或重，但通常都需要1周左右才能适应高原环境。可这里的边防官兵往往没有适应的时间，他们上了高原就会马上投身战位。我很想走近那些选择在高原坚守的官兵，了解高原究竟赋予了他们什么。

过了波拉山口，车子更加颠簸。车窗外雨雪交织，风沙滚滚。在崎岖的道路上行驶，我仿佛看到每一次执行任务，高原官兵就是这样向着一个个目的地奔赴，在漫漫长路上，翻过了一座座高山，渡过了一处处险滩。

在这样的路况开车，需要胆大心细，非常考验技术。驾驶员徐班长熟练地打着方向盘，边和我聊着高原生活。“每年野外驻训，要想和家人联系，都要跑到山尖上，只有那一小块地方才有信号……在高原上，碰到特殊情况，物资供应不上，就比较恼火。”徐班长是河北邢台人，却说着一口熟练的四川话。“来的时间太长了，很多战友都是四川人。”他跟我说起当兵的酸甜苦辣，讲述着作为一名战士寻常的生活和不寻常的经历。

经过108个回头弯，海拔骤降2000余米，我们来到某次战斗的前线指挥部旧址。这里地处勒布沟，道路两旁绿树繁茂，杜鹃花如霞般开放，俨然一片雨林景象。我们到达的时候，湿气笼罩整个山谷，雨越下越大。走过湿滑的石板路，渐渐沥沥的雨声更加衬托出周围的静谧。这里沟深隐蔽，四周石壁陡峭险峻，易守难攻。

一路往里走，路旁林间的空地上有几顶用木板搭起的破旧帐篷，成人仅能蜷着身体进入其中。据说这就是当年前线指挥部首长和战士们的住处。曾经极简陋的指挥部和官兵的营帐早已不复存在，现在的展区是后来人们在原址上重建的。

层峦叠嶂，密林繁茂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这里的硝烟味和炮火声已随时间远去，勒布沟也恢复了原本的宁静和美丽。注视着牺牲烈士英雄名录，我仿佛看到那些陌生的姓名变成了一个年轻

鲜活的战友，他们带着天南海北的口音，向我讲述他们在高原边境上的奋勇反击与誓死坚守，讲述他们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与感受。

返程的路上，山上的杜鹃花依旧开得热烈。我想，花开年年，开在战争中，也开在和平里。车子缓缓向前，仿佛行驶在与英烈们交汇的时空，我们渐渐驶离曾经的战火硝烟，驶向无恙山河、烟火人间。

晚饭期间，某边防营同志向我们介绍道：“依托新的配送方式和打包技术，现在这里的官兵已经能吃上新鲜蔬菜和鱼肉了。”

这在内地看来再寻常不过的日常保障，对于高原官兵来说却是难得的改善。高原上的官兵不仅承受着高海拔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考验，还面临物资的匮乏和给养的不足。好在如今，官兵的生活条件也有实质的提升。

经过几天的相处，我能感受到高原官兵对这里的眷恋与深情。在他们眼里，这里有宏伟的高原、静谧的湖泊；这里养育了数不尽的生灵，蕴藏着古老的智慧和深沉的自然脉动。这是祖国的领土，是壮美的山河，是祖辈守护着的广袤疆域。这里承载了太多往事，那些或艰苦或壮烈，或美好或苦涩的过往，一幕幕犹在眼前。他们谈论着西藏，仿佛在谈论另一个故乡。他们在这里有期盼和欢喜，有委屈和苦涩，也有坚守与热爱。这种感情很真，令我动容。

回国路上，我们看见藏族同胞的村庄安然坐落在高原之上，屋顶上有许多五星红旗迎风招展，像一团团跃动的火焰，在高原旷野之上，蓬勃燃烧着。

高原兵车行

■张泽曦



第6485期

鸭绿江断桥感怀

■汪黄飞

心香一瓣

用心记录多彩时光

在军校培训期间，学校组织我们赴丹东参观见学。最令我难忘的，便是鸭绿江断桥。

这座桥始建于1909年5月，于1911年10月建成通车，横跨鸭绿江两岸。最初，它是日军为掠夺我国资源强行修建的铁路桥，见证了近代中国被欺凌的苦难历史。抗美援朝期间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由此跨过鸭绿江，这座桥便成为我军跨江作战和运输物资的“生命线”。美军为切断我军后勤补给，出动飞机日夜不停对大桥进行轰炸。最终，此桥仅剩四孔残桥屹立至今，被称为“鸭绿江断桥”。

下午，淅淅沥沥落起小雨，雾气笼罩

江畔。我撑伞登上断桥，滔滔江水从我脚下流淌而过。桥身被漆成深沉的铁灰色，尽头处，是四分五裂的钢片、扭曲变形的钢梁，遍布四周的弹坑弹痕……一切都将在无声诉说着那段艰苦悲壮、光辉厚重的历史。

遥想当年，先辈们就是从这座桥上雄赳赳、气昂昂跨过鸭绿江，以“钢少气多”战胜“钢多气少”。他们用满腔的赤诚和热血，以不怕牺牲、战斗到底的血性胆气，谱写了一部悲壮崇高的爱国史诗。

70多年过去了，鸭绿江变得热闹起来，各类船舶往来不断，岸边楼房鳞次栉比；可鸭绿江又没变，走过艰难岁月，见证炮火硝烟，它仍在奔流，永不停歇。

我想起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时，正门那座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紧紧握手的巨大雕像，身后“抗美援朝 保家卫

爷爷的草鞋（水彩粉画，局部）

江冰作



曼冬措速写

■胡洲源



鬃毛上还沾着冰碴，硬蹄踏过薄雪，露出底下湿润的土壤。我忽然想起洛桑大叔说过，草籽在冻土深处数着牦牛的铃铛，待春的哈达拂过曼冬措，它们便顶开雪被，跳起“望果舞”来。那天返回营区时，我在背风的石缝里发现一簇刚抽新芽的藏葱萝卜花。指甲盖大的叶片正在舒展，像刚睡醒似的伸着懒腰。

又过了几天，哨所菜窖里埋着的洋葱冒出了绿芽。文书小王说，要把它们种在旧轮胎做的花盆里。上等兵李伟国也在罐头盒里种上不知名的草，每天晌午，准时捧到太阳底下晒一晒一刻钟。

后来，牧民们开始往夏季牧场迁徙。小卓玛临行前塞给我一包奶渣，她的银耳坠在晨曦中晃啊晃。“等格桑花铺满草原，我们会带新鲜的曲拉（一种藏族传统乳制品）回来。”

今夜，我负责值夜观察哨。初夏的月光为雪峰披上素绢，冰川褶皱里仍凝结着不变的冷寂。山脚下的牲畜圈空了，但那些被孩子们踩实的小径还在，弯弯曲曲通向看不见的远方。有风吹来，我摸了摸胸前的步枪，在执勤本上记录：“无异常情况。”

繁星布满天幕。我知道，在某个山坳里，红柳的根系正在悄悄生长。它会把枝丫举过乱石堆，让火红的枝条在风中飘扬。

（图片绘制：祝永超）

情感兵站

眺望，军人的情感故乡

寒风在阿里高原呼啸了几个月，把曼冬措湖打磨成一面幽蓝的冰镜。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将最后一丝水汽凝固，厚厚的冰层深处沉淀着幽冷与寂静。牧民的帐篷像黑珍珠似的散落在湖边。每当官兵巡逻经过，总有几个红脸蛋的孩子朝他们挥手。孩子们的羊皮袄子被风吹得鼓胀，像一朵朵摇摇晃晃的蒲公英。

高原上的暴风雪来得毫无征兆。那天，牧民们的牦牛群被困在雪沟里，洛桑大叔骑马跑进哨所时，急得眼眶通红。我们背着救援绳冲进风雪，将他们的19头牦牛救回。返程后，洛桑大叔的女儿小卓玛把热乎乎的酥油茶灌进我们的水壶。她眯着笑意盈盈的眼睛，对我们说，多亏有解放军叔叔。之后的日子，哨所台阶上时常出现牧民悄悄送来的风干肉……

3个月前的某天清晨，冰裂声惊醒了我——曼冬措正在苏醒。巨大的冰层崩裂成浮动的岛屿，蓝黑色的盔甲下渗出翡翠色的涟漪。我惊喜地发现，山阴处残雪未消，向阳的沟谷里却钻出了红柳的嫩芽。之后在巡逻路上，我们遇见了野驴群。它们从碎石坡后转出来，